读城

走不出的小镇，回不去的家乡

齐晓岚

在一位同学父亲的葬礼上，遇到了久未谋面的一位同学，他看到我很惊喜的样子。当他得知我在镇卫生院工作的时候，吃惊与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他十指交叉抱于胸前连连说：“真没想到，可惜，太可惜了！当初你是我们的偶像呢！”我被他的表情逗笑了，说：“有嘛可惜的，我这不是建设家乡吗？”

我们共同的家乡是秦村。在我们懵懂的童年，我们以自己是秦村街的人而自豪，作文里常常会写“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在我们青涩的少年时代，好好学习的主要动力是“考出去”，希望读书改变命运，跳出农门，走出小镇。很多农村学子以秦村中学为起点，走向了世界各地，在各个国家和城市里扎根，在不同的领域建功立业，成为家乡的骄傲。

我是靠读书“跳农门”的“70后”大军中的一员，曾是秦村中学的荣耀，在无数艳羡中走出小镇的时候，我也没想到我会再回来——我毕业后分配到了离家几步之遥的秦村医院。合乡并镇、合村并校之后，镇政府迁走了，寄托了秦村两代人希望的秦村中学人去楼空。我现在工作的秦村镇中心卫生院，也不是当初的秦村医院，在离生我养我的秦村街10多公里的镇政府所在地。现在的秦村镇，有了长足发展，已经不是我们当初的秦村镇了。

儿时的秦村镇，就是我们口中的秦村街，通天河环抱着从东到西秦一至秦五五个村。镇上有几千口人，很多姓氏，但没有一家是姓秦的。常常会有人奇怪：“秦村，到底是村还是镇？没有姓秦的，为什么叫秦村？”据说因当年秦叔宝曾在此驻兵而得名秦村，叫村，是地地道道的小镇。

秦村人爱练武术。我小的时候街上是有武馆的，放学之后很多同学都去练武，我也曾跑去看热闹。齐景春老爷爷的一缕长髯里藏着让我们无比好奇的传奇故事，他的得意弟子以一敌十的故事也被我们津津乐道。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大侠梦，但坚持下来的不多，很多人都会两下，也就会两下。练武术的小孩，会在“六一”儿童节时上台表演，也常常成为元宵节的舞狮明星。闹元宵最热闹的是舞狮。在锣鼓点与鞭炮声中，拿着绣球的小伙，一个跟头翻上高高的桌子，扮狮子的也不甘示弱，蹿上桌子，引来一阵喝彩，再摆几个搞笑的造型，引得人们哈哈大笑。

秦村历来尚武重义，秦村的男人特别爱拜盟兄弟。有人编笑话：俩不认识的秦村人上公厕，有一个人没带纸，另一个人给了他一张手纸，上完厕所俩人就拜盟兄弟了。很多盟兄弟是在儿时就拜下的，一生亲密，彼此家人之间也互相扶持，不是亲兄弟胜过亲兄弟。也有一些盟兄弟是酒席饭桌名利场上拜的，热热闹闹开始，热热闹闹结束，赶完一场又一场。男人喝了酒就爱吹牛，最流行的说法是：“兄弟，有嘛事言语！包在我身上，没咱办不了的事！咱跺跺脚，秦村的四个角都乱颤！”

秦村的女人爱赶集，不买东西也要到集上逛一逛。农历逢一、六在大街赶大集，中秋、除夕、元宵节在老街赶小集，隔三差五哪个村组织就在哪个村赶个会。

赶大集的时候，吃穿用度、牲畜农资等从二村一直摆到四村，沿街的店铺也备足了货，生活所需应有尽有。农忙时临近中午就散了，农闲时从早晨一直赶到下午。嫁到外村的姑娘常选在集日回娘家，为父母和自己买点生活所需，若遇到以前要好的小姐妹，就站在大集上白话一阵。青年相亲也在大集上远远看一下，叫“侧见面”，彼此中意再安排正式的相亲。现在赶大集的大街，是上世纪80年代修的，是镇上的第一条柏油路，它见证了秦村街的繁华，也见证了秦村街的衰落。

小集上只卖吃食、鞭炮、纸钱等节日所需，赶一早晨就散去，各自回家过节。我不知道如今只赶小集的老街赶过多少年大集，满足过多少代人的需要。我记得奶奶每年都去老街上请灶王爷，记得爸妈给买的糖葫芦和大甘蔗，记得自己去买过年画，记得卖鞭炮的好像一直在放鞭炮，虽然是在一个角落，但整得半条街都是浓浓的火药味。

赶会的时候，有时是请戏班，有时是请杂技马戏团，有时是请歌舞团，搭了棚子围上栅栏卖票演出。说是卖票，其实很多人家的票是送的。秦村的七大姑八大姨姑奶奶们接到邀请都高高兴兴来赶会看戏，商贩的摊位连摆好几天，都可以好好赚一笔。

我的父母都已经退休，早在城里买了房子，可还是愿意住在村里，我常回家看看。我家就在大街上，多年来极少去老街。因为健康扶贫，我又去了老街，重走了那一条条小胡同。路过我们当初的校园，儿时的记忆一下子清晰起来。那一座座老房子，一条条小胡同，宛如初恋，依然在那里，但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老房子里住着的长辈，还叫着我的乳名，依然过着清贫的日子，他们说：“现在政策真好！”

我是听着村支书猫爷爷的大喇叭广播长大的，曾经很讨厌他总在清早打断我的好梦。现在想来，没有哪一个播音员能像猫爷爷，草稿不打一个，就能把国家政策、热点新闻说得头头是道，家长里短、大事小情讲得那么生动有趣。如今，打了半辈子离婚一次也没成功的猫奶奶不在了，听说猫爷爷也不那么健谈了，我竟很怀念那一句“三村的老少爷们注意啦”！

现在走到哪都能买到好吃的包子，最难忘的还是大青伞下姬家包子，再也听不到白色蒸气中底气十足能传二里地的那一声“包子——熟啦——”

曾经跺跺脚秦村四个角乱颤的男人，如今口角流涎，一走一颤。

在外的兄弟姐妹们注意啦！趁父母还在，常回家看看吧！趁年华正好，村庄还在，多为家乡做点事吧！

▲寸草春晖（工笔画） 张立强 作

►喜乐年华（工笔画） 刘砺华 作

汉诗

冬天的童话

吕 游

给太阳加一条地平线
就有了汉字的模样，就是簇新的
地平线竖起，太阳就成了一根棒棒糖
黎明就是甜的，阳光也是甜的

藏猫猫的柳叶，会不会
真的就蜷缩成猫咪，睡在
秋千般的柳枝上，北风一推
就醒来，探出头的那一瞬
一片雪花就抓住猫耳朵般的嫩芽

要藏好啊，北风是个嘴馋的小家伙
嘴里长满獠牙

我想把太阳也藏好，放进
院子中央的雪人里面
雪人就有一颗甜甜的心了
那它会不会化掉，早早离开我
冬天就失去心爱的玩具了

麻雀在唱歌，它们本身
就是一群快乐的音符
这只灰色的曲子，有着跳动的音节
比炊烟的嗓门还要高八度
我唱不上去，一个人坐在低矮的屋子里
火炉温暖，读那本童话

我睡着的时候，星星挤在一起
它们的影子穿过冰这扇水晶的门
变成了那群小鱼，大地也是一扇门
冬天总是关不严实，有一条缝
挤进去的星星，变成了种子
它们睡着，和我做伴
在最黑的日子，做着最亮的梦

流星在冬夜擦燃了一根火柴
那时，一个小女孩儿正经过天空

温故

父亲的新“手艺”

刘彦芹

星期天，我们一家人的微信群热闹起来，刚过完80岁生日的老父亲，在群里发了他拍摄的快手：一盆盆盛开的三角梅、串红、蝴蝶兰……红的、粉的、黄的，映着老父亲的白发与沧桑的脸。

父亲眼不花、耳不聋，脑子依然好用，玩手机现在比我们溜儿。父亲喜欢学习，喜欢接受新鲜事儿。一辈子在农村摔打刨食，苦也好，甜也罢，父亲一直在创造希望和美好。

老师眼中，父亲聪明好学，但因家庭原因，只上到高小。虽只有高小学历，回生产队当会计的父亲写得一手好字，算得一笔好账。父亲家中排行老大，奶奶常生病，那时献县四十八村常闹水，在又一次洪灾后，父亲不得不辍学。尽管老师多次登门劝学，父亲还是与上学绝了缘。母亲在世时常唠叨，学习比父亲差很多的某某同学上了大学，后来怎样怎样，但父亲口中从未流露过一句埋怨爷爷奶奶、或是羡慕上大学的话。但从父亲在穷日子里供我们姐弟上学的坚决中，我们能体会出父亲内心的遗憾。

上世纪70年代，泛区不富裕，供6个孩子上学，对农村家庭来说，就压力山大。但父亲对每个孩子都是这样叮嘱：“只要你们自己愿上，我就供你们，考多高供多高。”供我们上学的费用，很长时间，是父亲走街串巷收破烂儿挣来的。我们当时不清楚其中的辛苦，直到有一天，比父亲小十几岁的邻居出去收破烂儿猝死外村。

后来父亲跟着姑父和二叔他们去天津郊区盖房，父亲体力不够，也没盖房手艺，就负责给盖房队的20多口人做饭。二叔后来说：“你爹供你们上学不容易，他在地上睡觉，一分钱在外边都不舍得浪费，一个人忙活20多口子的伙食，受的那个累！”父亲没倾诉过他的苦、他的累。那时农村有些家庭重男轻女，父亲也可以像其他乡亲一样，不供我们姐妹，但父亲对我们所做的，就是支持。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立刻骑自行车跑30公里回家向家人报好消息。弟弟去通知正在耙地的父亲，父亲地没耙完，套上驴车往家赶，欢喜掩藏不住。我们姐弟陆续考学出来，一张张录取通知书，是父亲的补偿和安慰。

父亲是地道的农民，但我上高中时，老师要求设计制作手抄报，我的那份手抄报是父亲帮我设计抄写的，父亲把我引上了当记者的路。工作后，每次回家，父亲总忘不了提醒“早点回去，别耽误了公家的事”。

除了读书，家中农活，我们也都下地干。工作后在不同城市上班，都会想法儿租一块或在小院里种一片地，劳动与收获中，感恩大自然厚赐，感恩国泰民安，感恩父母供养。父亲也一直种菜养花直到现在，每次回家，摘两根瓜，掐一把尖椒，割半畦韭菜，一锅热气腾腾的包子出笼，微辣的小青椒蘸酱，浓浓的家的味道。

“读书不贱，守土不饿”，耕读传家，像许多中国父母一样，这理念渗在父亲血液中，成为最自然的选择与传承。现在，父亲仍以他对生活的热爱、对新事物的追求，影响着我们。

在场

寻找王小猛

彭 玲

王树茂、高金荣的天塌了。从他们的儿子小猛被偷走的那一天起，他们塌陷的人生再也无法完整。

那一天，是1992年1月3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

王树茂家住盐山县大边务村，和高金荣结婚后，两人有了一儿一女。这是个令人羡慕的四口之家，儿子叫小猛，长得虎头虎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还有三天就过年了，一家人不断地忙碌着，贴春联、扫院子、蒸馒头……一些孩子在街巷里玩耍，迎着风跑进跑出，这其中就有王树茂的儿子小猛。

天黑了下来，忙碌告一段落，高金荣才发现小猛没进家门。

孩子玩得忘了回家是常事，高金荣并没有着急，扯着嗓子在房前屋后喊了一圈，以为会把小猛喊回家。谁知，夜色深浓，小猛依然不见身影。

两口子找街坊四邻去问，都说没见到。最后问到跟小猛一块玩的孩子，那个孩子一句话给了两人一个霹雳：有个穿绿大衣的男人把小猛抱走了。

小猛被人偷走了。在鞭炮不时炸响、炉灶飘香的腊月二十七。正好是小猛的5周岁生日这一天，小猛没能吃上专门为他蒸的花糕。

尽管全村人出动寻找小猛，尽管派出所、刑警队介入一路调查，但是小猛从此杳无踪迹。

将近30年的时间里，王家人不能过年，不能提过生日这几个字，一到过年就想起这个失踪的心肝。泪流干了，钱花光了，嗓子哭哑了，小猛一直未能找到。

高金荣几度精神崩溃，王树茂含悲寻子，他遭遇过诈骗和欺凌，睡过马路和桥洞，走投无路的时候，恨不得一头撞死在路边。儿啊，小猛啊，你被拐到了哪里？离开了父母的你会不会夜夜哭醒？会不会挨打受骂？

许多问题不能想，一想两口子就要疯魔。白天压抑着，操持劳作，只是每每睡梦中，高金荣都止不住呼喊出声：小猛，小猛……伸手摸摸床边，才惊觉，小猛丢了。

“我梦见小猛哭着找妈妈。”高金荣哭得肝肠寸断，浑身颤抖。

20多年前，技术条件有限，没有监控视频，消息传播渠道也不如现在发达，这都给破案带来了极大困难。一晃20多年过去，失踪的小猛成了王树茂两口子的疤痕，也成了民警心中的疙瘩。

2018年4月，盐山公安局民警找到沧州红心志愿服务协会创始人王红心，讲述了小猛丢失的事，希望她发动志愿者帮忙寻找。

面对着王红心，高金荣哽咽难言，脑子里依然是20多年前定格的画面：“小猛头发黄，皮肤白，大眼睛，后脖子发际处有一个小黑痣。他被抱走的那天，穿绿色裤子，带花棉靴子，他有一个小他一岁的妹妹，两人天天在一块玩……”这些话岂止说了数百遍，说一遍高金荣的心就撕裂一次，“找不到他，我死都闭不上眼。”泪眼对泪眼，王红心的心像被人重重揪了一把，“我也是个母亲，我明白每一个被拐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痛苦不堪的家庭。”

她和民警重新开始了调查走访。一天，他们得到一个线索，在天津有一个“疑似”小猛的男子。他们数次赶往天津，查档案，找信息，采血样，历尽曲折，DNA比对结果却是“不符合遗传学规律”。

他们走访周边村庄，看看能不能找到“嫌疑人”的线索，曾被劳教过的杨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杨某有过拐卖妇女的案底。他们从劳教所查找杨某的情况，又通过有关部门寻找杨某落脚的地方，动用多地力量找到杨某，但最后确定“杨某没有作案时间”。

他们听说山东省公安厅刑侦系统有位画像专家，可以给被拐的孩子画出成年后的人像，王红心带着王树茂夫妇又驱车济南，请他帮忙画像，随后又将画像与王树茂夫妇及“寻家的宝贝”进行比对，但依然没有任何结果。

他们又求助中央电视台，希望通过《等着我》寻人，但因线索过少，节目组爱莫能助。

河南汝州有人提供线索，他邻居抱养的儿子跟“宝贝回家”中的小猛很像。王红心又联系汝州公安部门，通过采血样比对，也排除了是小猛的可能。

四年时间里，山一程水一程，上至公安部、省公安厅，下至乡镇派出所，王红心一直在寻找小猛的路上奔波。

在她30多年的志愿服务活动中，她和志愿者们不知帮过多少人，也不知解决过多少天大的难事，但是从没有一件事，让她这样焦灼到百爪挠心寝食不安。出差途中，开会学习时，只要见到同行或妇联的同志，她都要把小猛的情况诉说一番。她还建了“寻找王小猛”微信群，把办案民警、志愿者、刑事技术人员等都拉了进来。

她把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为了增加找回的几率，她请求有关人员再次采集王树茂的血样，将他的Y数据录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里，以增加比对几率。她甚至想到了用最新“颅像重建”技术，寻找小猛……上穷碧落下黄泉，每一个线索都给了他们微渺的光亮，但最后又都沦为一片黑寂。

希望、失望，失望、希望……但从来没有绝望。

“哪怕走遍天涯海角，哪怕大海捞针，我们也会找下去。”

高金荣无数次对着苍天一遍遍呼喊：小猛，你在哪里？小猛啊，你回家吧！现在，这呼喊声里，又加入了许多人，他们是执著的民警，热心的志愿者，好心的陌路人，他们都在一起努力呼喊：小猛，你在哪里？小猛啊，你回家吧！

传奇

怀璧

赵艳宅

好多人都知道宝石叔有块宝石，都想从他手里淘换走，宝石叔任谁来出天大的价也不出手。

说起宝石叔的宝石还真挺传奇的。宝石叔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老实巴交，不耍奸不蹭滑，地里收成不好，逼得他跟村里人跑起了古董生意，开始走南闯北，走街串巷收集老旧器皿钱币玉石书画，贩到城镇古董市场出售。宝石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宝石突然就出现在了宝石叔的古董摊上，究竟怎么来的，宝石叔不说，也没人知道。

人们第一回知道宝石叔藏有宝石是在北京的潘家园古董市场。当时宝石叔租了块地儿摆摊，摆着摆着他的摊便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因为有个老外看中了他摊上的一块石头，要出大价钱买下来。

宝石叔死活不卖，老外变着法儿地想买。价钱越抬越高，宝石叔死抱石头不肯卖。

有识货的人偷偷劝宝石叔及时出手，别囤在手里卖不出去了。

宝石叔的犟脾气上来了，摊上的东西随便挑随便选，任谁说就唯独抱着石头不撒手。

打那一回，宝石叔藏着宝石的消息不胫而走，找上门来的各路人马络绎不绝，几乎掏空了宝石叔的所有藏宝，却始终没能带走他的宝石。

虽说人们的到来使宝石叔的日子宽裕了许多，但宝石叔仍继续走街串巷在民间搜罗各种各样的大小古董，不断充实自己日渐空虚的藏宝室。随着人来人往，宝石叔的阅历和地位提高了不少，在收藏界也变得小有名气。

让他更有名气的是几次鉴宝的经历。从潘家园回来，县电视台的一个鉴宝栏目组找上了他，非让他拿出宝石去鉴定一下。起初他说什么也不肯，结果栏目组动用了各种关系跟他打起了各种牌来说服宝石叔，无奈之下，宝石叔带着他的宝石走进了鉴宝直播室。

经过各路专家的仔细鉴赏推敲，宝石是宝石无疑，只是形成年代及材质因专家水平有限未下定论，加上宝石叔在说起宝石来历时仅说是朋友寄存在他家的，至于是谁他不肯告知，宝石的来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栏目组专家未能解开宝石之谜，纷纷邀请更高级别的专家来鉴宝。宝石叔的宝石的价位被抬得越来越高，而他渐渐阻止了各种私人的鉴宝行为，把宝石藏了起来，谢绝了一切毫无意义的参观。

宝石叔接到了省级鉴宝节目的邀请，这次他没有犹豫，带上宝石在亲友的陪同下参加了，说实话他也想知道自己手中的石头到底值多少钱。

鉴定结果出来了，宝石确实是石头不假，至于材质和出土年代有待考证，不过当场有人给出了更高的价钱想要买下来，宝石叔仍不肯出手，尽管他的儿子小石头正准备着结婚的大额彩礼。

宝石叔从省城回来的路上悻悻地跟亲友们说，别以为有块石头是件好事。

果不其然被他说中了，派出所民警的出现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恐慌。宝马叔被带走了，家里笼罩在阴霾里。

很快没过多久，宝石叔被放出来了，既没挨打，也没受罚。宝石上交给了博物馆，还得到了一笔奖励金，来历交代得清清楚楚：潘家园路边顺手捡来压摊布用的。

献出宝石的宝石叔家门口清静多了，他仍会走街串巷地去收古董，但没以前畅销了。

走在街上，总有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有人说他傻，也有人说他大智若愚。他无所谓，随你怎么说，从不辩驳。

直到宝石叔的儿子小石头结婚的那天，当着宾客的面，宝石叔才跟小石头和儿媳妇说了一番话：“有些财可以发，有些财不能发。就比方说我那块石头，明明是路边捡的，给我一块钱也是赚头，为什么我不卖呢，因为我觉得物超所值，咱不能糊弄人。”

现场宾客听了，内心想法还是各不相同。

别人怎么想怎么说，宝石叔不管，让他最欣慰的是，儿媳妇给他敬茶时喊爸喊得可脆生了。